

消瘦只緣苦作詩

詩人周夢蝶的書

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教授 | 應鳳凰

即使沒看「他們在島嶼寫作」系列紀錄片，臺灣讀者大多認識詩人周夢蝶——就算未曾讀他的詩，也認識他的人。不是因為他的書多暢銷，正相反，他的詩集一點也不暢銷；更不是因為他多富有，也相反，就物質而言他很貧困。前半生成長在中國河南，戰亂當兵被迫到了臺灣。1956年退役後，漂泊城市角落擺書攤維生，閒時寫詩、讀佛經。在臺灣生活六十多年一直是孤家寡人：上無片瓦覆身，下無妻兒陪伴，孤苦伶仃走完九十四載人生路。雖如此，但一聽說他生病住院，大批文友紛紛前往探望，甚至文化部長、總統都會現身病房。也許他是臺灣首屆「國家文藝獎」得主，是當代一位重要詩人，但我只說「也許」。周夢蝶在人多的場合一般很少說話，「所詩」所想，大多寫成文字、出版成書。而說巧不巧，他那一本本書名都合於用來作為他幾個人生階段的精彩標題。

*《孤獨國》：生平第一部詩集

1959年周夢蝶自費印行首部詩集《孤獨國》，雕塑家楊英風設計封面。

「孤獨國」三字不單是書名，在臺灣文壇已是周夢蝶「專有名詞」。2014年5月1日遽然辭世，臺北報紙使用「孤獨國國王」的大字標題。「孤獨」而能成國、當王，有些反諷，卻說明他端坐王位多年，安靜地讀書，寫詩，既善於治理也安之若素。且看他孤獨身世背景：河南鄉間一出生，父親已然去世——不但是獨生子，還是孤伶的「遺腹子」。1948年隨國府軍隊到臺灣，同樣孑然一身，無妻無室直到謝世。他曾寫道：「空手而來，空手而去。存亦何欣，歿亦何懼？有泉水處，隨緣寄住；但為人子，不為人父。」既是集句也是自述。他也早早替自己留下遺言，書於紙端寄給友人：「我一個人，在臺灣，其一切生活所需，皆取之於朋友和國家；死之日，一火了之，餘無所囑」。

孤獨國王早已勘破生死，了無牽掛。

稱「孤獨國王」還有一層意思。所謂孤獨，意指無人同享他的世界。詩集裡有首寫「雲」的短詩，本來「詩以言志」，既寫雲也是寫自己：

永遠是這樣無可奈何地懸浮著，/ 我的憂鬱是人們所不懂的。



·《孤獨國》封面

他和雲一樣，「沒有家，沒有母親」，不知「昨日的根託生在哪裡」，也不知明天「又將向何處沉埋」。《孤獨國》共收57首詩，出書時他還不到40歲。一般人不能明白，壯年詩人究竟抱著怎樣一種孤獨情懷？如何又為何，走上寫詩這條窘困的不歸路？此

書扉頁引有印度詩哲奈都夫人名句——「以詩的悲哀征服生命的悲哀」；短短詩句卻大大傳達了他寫詩的緣由，涵蓋他一生詩作題材與書寫風格。

*《還魂草》：向絕處斟酌自己

據他自述：從小沉靜少言語，「生下來就是個小老頭」。識字後身體瘦弱不愛活動，更是整日讀書練字不以為苦。童年時有位先生注意到他的性格，認真告訴他：你將來可以「道藝兼修」，他說：這四個字深深影響他的一生。1965年第二本詩集《還魂草》由臺北文化界當紅的「文星書店」出版。書扉頁印一行字，引自張愛玲：

「每一隻蝴蝶，都是一朵花底鬼魂，回來尋訪他自己。」

雖引別人的話，形容的卻是自己，無比傳神。我手上一本是他送的親筆訂正版，在第二句「都是」後面，用毛筆細細添了「從前的」三字。他送友人書總以毛筆題字，這本題的是：「是非成敗轉頭空；未轉頭時皆夢。」他的「夢蝶」或蝶夢，大概是這個意思。

有一個原不認識周夢蝶的朋友，談起見他第一眼的印象。她說：「那個老頭，怎麼看都覺得他應該很老了——可是眼睛怎麼那麼年輕！」這位朋友真夠敏銳的。夢公雖終日參禪聽經，但他原非入定的老僧。佛經讀得再多，引一句他的詩：夢公正是那「直到高寒最處猶不肯結冰的一滴水」。



· 周夢蝶修訂手稿



· 文星版《還魂草》

平日喜歡讀莊子（從姓名即可聯想），喜歡守著清貧的生活，喜歡讀佛經和紅樓夢。有次閒聊，他說：「人類，可以大概分成兩類，一種是『占面積』，另一種是『不占面積』的，我多半屬於後者……。」一點不錯，但看他吃的、穿的、用的，乃至於住的睡的所在，當真一點也「不占面積」：看他那麼瘦小，有時一個饅頭便能度過一天。除了聽經，他也怕參加人多的聚會場合。有意思的是：儘管貧無立錐、無隔宿之糧，但他兩次獲文藝大獎，數十萬文藝獎金一轉手即捐給慈濟功德會。



· 英譯還魂草



· 席德進畫像

* 約會：《十三朵白菊花》

有詩評家稱周夢蝶為「詩僧」。讀畢詩集你將發現，孤獨國裡坐著的，那竟日灌溉著「還魂草」的，果然「外冷內熱」是位披著袈裟的多情詩人。他曾聊起什麼是詩人。例如他說：「天以百凶成就一詩人」；「詩人是服役於痛苦與美的藝術家」；又說過：「詩人是人類的兒童」「了解生命，而能說出生命本身的……」。以上諸句都可為「詩人」下定義、作註腳。但有一則特別適用於周夢蝶個人——「高僧修道不成，來世投胎，就成了詩人」。

其詩風看似孤寒冷峻，其實內裡藏著癡戀與悲憫，血管裡更循環著對異性的渴望。從系列詩作不難讀出，詩人時時為情所苦、為愛、為慾深受折磨，當然也為人類無可避免的大災大難憂心。這是他經常被引用的詩句：

「讓風雪歸我，孤寂歸我 / 如果我必須冥滅，或發光—— / 我寧願為聖壇一蕊燭花」。

他寫過：「舉世皆笑，我不妨獨哭；舉世皆哭，我何忍獨笑？」余光中寫評論：「他的悲情世界接通了基督、釋迦和中國的古典」，十分簡捷地概括了他的內在精神與寫作風格。1980年詩人60歲得一場大病，從鬼門關撿回一條命，從此詩風大有轉變：語言更平淡，題材更日常，胸臆更加開闊。《還魂草》以後的詩多集中於2002年一口氣出版的兩本詩集裡：一是由九歌出版的《約會》，另一本是洪範書店出版的《十三朵白菊花》。周公詩中問道：「淵明詩中無蝶字；而我乃獨與菊花有緣？」是的，詩人寫著：

菊花啊！複瓣，多重，而永不睡眠的 / 秋之眼：在逝者的心上照著，一叢叢 / 寒冷的小火燄。……

菊花也是寫他自己：「飲亦醉不飲亦醉的自己；沒有重量不佔面積的自己」。

2002年7月在詩人一生裡是非常特別的月份。寫詩如嘔血般，進度極緩慢的他，7月間竟一口氣推出兩部詩集。其實相隔他前一本還魂草已經30年。他在後記說：出書好比嫁女兒。「吉期一日未屆，嫁粧永遠置不齊全；一旦花轎到門，鼓樂聲喧，再不齊全也只好齊全了。」雖不滿意，對詩人而言，出書終究是一樁喜事。

*《不負如來不負卿》：一部紅樓筆記

周夢蝶出書謹慎，幾乎只出版詩集。其實他發表不少「書信體散文」：早期痲弦主編的《幼獅文藝》刊他一系列「悶葫蘆居尺牘」，後來「聯合副刊」登時，專欄改名「風耳樓小牘」，皆未出書。其實寫散文和寫詩一樣，他用毛筆一字一畫如吐絲般慢慢刻寫，千刪萬改才能交稿。通常親自搭公車送稿到報社。2005年出的《不負如來不負卿》倒不是詩集，而是一部「紅樓夢閱讀筆記」，算是散文。他將《石頭記》每一回閱讀心得，以毛筆仔細謄寫宣紙上，並沒想它出版。是出版社編輯說盡好話，才勸得詩人首肯，讓手稿真跡對照文字一頁頁呈現。



· 洪範版《十三朵白菊花》

書名的「不負如來不負卿」，彷彿晚年給平生紅粉知己一句告白，向她們表明心跡，將一生為情所苦的心境表露無遺。把周夢蝶幾部詩集合起來看，與其個性相對照，同樣可見一冷一熱兩大脈絡：一脈寫詩人的孤獨、寂寞，遠離人群的精神世界；另一脈寫他濁世的愛戀、踟躕與牽掛。他喜題字：「事求妥貼心常苦」，可知平日如何體貼細膩；他一首著名情詩，用屈原〈天問〉的標題：

海若有情，你曾否聽見子夜的吞聲？ / 天堂寂寞，人世桎梏，地獄愁慘

目前為止周夢蝶的詩被編印成各種選集，如2000年爾雅版的《世紀詩選：周夢蝶》，如臺灣文學館2008年出版的《周夢蝶集》。其中規模最大，收集更完整的，是隔年由臺北「印刻」推出的《周夢蝶詩文集》，收集詩人一生完整作品：除了《孤獨國》《還魂草》，另有從未結集的「風耳樓逸稿」，彌足珍貴。

無論眼前臺北街頭如何動亂喧囂，周夢蝶那清瘦身影與清淡字體，依然是紛亂世界清晰的文化風景。他的詩交織著東方宗教情懷，他的筆融合古典睿智與玄妙，顯現與其他現代詩人不一樣的詩歌特質。周夢蝶所以受到文友以及讀者大眾景仰，應該是他的慢工細活，他的用整個生命寫詩——以詩說法。或者我們可以說，周夢蝶的存在，本身就是一首詩。



· 九歌版《不負如來不負卿》



· 爾雅版《世紀詩選：周夢蝶》



· 印刻版《周夢蝶詩文集》